



# 1800多年前 谁在这青山绿水之地 为自己修了座跃层

□宋六梅



客厅宽敞，窗外绿树掩映，环境优美，墙面有规则的石纹；楼上外间10多平方米，光线明亮，视野开阔……谁也想不到，这座“跃层”是两千年前的南平僚人为自己修的崖墓，名叫岩嘴崖墓。

墓群位于万盛经开区金桥镇星河村下榜社白岩山山头崖壁处，崖壁宽10.1米、高12.5米，坐东北向西南。从外面看，下层2处墓室，上面1处墓室。如白岩山凸出的嘴，故名岩嘴崖墓。



岩嘴崖墓

万盛经开区文物局当天随金桥镇工作人员一起去巡查文物，老杨说：这崖墓有两层，我进去过，你们进去瞧瞧不？”我犹豫着，其实心里有些发怵。老杨连忙说：“是不是怕里面还有棺材之类的，其实里面啥都没有，不怕，走嘛，一起进去看看。”老杨恰到好处地“点黄”，再加上好奇心，我决定爬进去探个究竟。

我们同行五人沿着小道往上走，接近洞门的小台阶只够放下脚尖，手脚并用，我们终于小心翼翼地爬到洞门口。

弓着身子钻进洞，这是个小间，进去后只能弯着身子。穿过小间进到侧边的洞，哇，这个“客厅”宽敞，2米左右的高度。洞门比旁边的大，向洞外看，绿树掩映，环境优美，墙面有规则的石纹，看起来非常别致。墓顶呈拱形，中间有个洞口，从这个洞口可以上到上面一层。

没有工具，如何上去呢？还好，这里离住家户不远，热心的老杨从老乡那里借了一个楼梯。楼梯来了，我们满怀希望。左——右——上——下、横着——竖着，我们想尽办法，可是，楼梯就长那么一点点，怎么都放不进中间那个洞口。

就这么放弃了？近在咫尺，上不去，岂不是遗憾。老杨说：莫忙，你们在这等到，我去借板凳。

不久，老杨又借来一高一矮两根长凳，农村那种老式长凳。一根板凳稳稳放地上，另一根板凳横着放，两只脚在上面，另一端由人抬着。作为同行唯一的男同胞，老杨自告奋勇先上，老杨站上去，俩手臂可以横放在石洞上面，向上使劲一腾，爬上去了。后面三位女士可费力了，上面拉，下面托，我们相互帮忙，连拽带拉，费尽老力，终于爬上去，身上到处是泥灰。

楼上外间10多平方米，光线更加明亮，豁然开朗，洞口眺望，视野开阔，风景独好，心情格外舒畅。四周墙壁依然是有规则纹路，墙上有两个小洞格子，估计是放东西的地方。有趣的是墙上有一处别致的洞口，长70厘米左右，由粗变细，感觉像枪洞。洞顶中间有凹处，上有图案，像一只巨大的手掌。二楼两间纵深排列，里间也有10多平方米，光线较暗，我们用手电筒照亮巡了一番。

上去容易下来难，从洞口下来悬空的感觉更觉害怕。在嘻嘻哈哈和尖叫声中，我们终于平安下到第一层。历经岁月风霜，地上仅有些散落泥沙堆积，崖墓里果真空空如也……

东汉末年至北宋年间，渝南黔北万盛、綦江、南川、江津和贵州桐梓、正安、道真等高山峡谷地区，曾生活过一支古老神秘的民族——南平僚。他们过着与世隔绝原始的群居、渔猎生活，其葬俗以崖墓葬为主。

从东汉至南北朝400多年间，南平僚在渝南黔北留下了大量依山傍水的崖墓群。万盛已发现崖墓群20余处、墓穴200余穴。

走出崖墓，回望洞口。

1800多年前，这些崖墓是如何在坚硬的岩石上开凿出来的呢？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，这些崖墓，可能穷尽数十人一生之力。

人的最终归宿的形式，既反映着生者对死者的眷念追思，也影响着生者自身的精神状态和物质生活状态。明代唐伯虎有诗云：“生在阳间有散场，死归地府又何妨；阳间地府俱相似，只当飘流在异乡。”也许，对崖墓的主人来说，死既不可怕，也不是生命的终结，而是生命以另一种形态在延续，即所谓的“向死而生”。不管怎样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再强悍的肉体，终逃不过时间的流逝，最终灰飞烟灭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文旅局)



崖墓第二层(局部)



崖墓一二层连接处



崖墓第一层(局部)

## 人物

### 拿剃刀给我刮头的老太太 今年77岁

□阿坚

早春二月的一天，我去刮头。以往找的男剃头匠，过年还未回来。我便往附近的农贸市场深处去。走过多家理发店，终在背街的一家名为“冰竹”的店前站住。店铺很简陋，一面镜子，一个洗头的铁桶，一把客人落座的靠椅，一位老媪正数着手上的药丸。我目测她行，便轻言一问，她果然会这刮头的老活。

从镜中，瞧见刮刀“哧、哧、哧”，在我头顶游走，蓦然有些担心她的眼神。不问还好，一问年龄，就更加担心了。既已落座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惴惴不安地刮完，一口气也松了。

站起身来，从未遇见的情景呈现眼前：她双手捧着帽子，恭敬地等我接过去。这般老行当里的旧礼仪，一时让我有些无措，忙掏钱道谢给她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在想：一个77岁的老媪，还在开店讨生活，似乎有难以言说的苦楚呢？

为解惑，数天以后，我又来找她刮头，却见卷帘门紧闭。歇业了吧？正合我意。年近八旬之人，吃好吃穿，也应安享晚年了。正欲离开时，她笑咪咪从街头走来，解释道：这两年，都回家给老伴做午饭；他86岁了，好几次都忘了关火，担心啊。

一落座刮头，我即问她生活的来源。以为靠老伴退休金很拮据，开店来贴补家用。岂料她也有退休金，每月2790元；足可保障温饱了。她告诉我：自己很满足了。这就对了。满足感，是晚年生活幸福的底色。

刮头就十几分钟，脑壳光亮干净了。她也将其一生，向我敞开。人这一辈子，若论曲折，写一本书未必能够叙述明白；要简略，几句话也可以说清楚。

这位拿剃刀的老媪，原本是湖南的乡下女，却嫁到山西的一所军工厂里。她告诉我：明年就结婚60年了。自己这城市户口，还是沾了老伴的光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军工企业都从城市迁往山沟沟。因政策的福利，她跟随丈夫一起来到巴蜀，也因此吃上了商品粮。还在“五七”家属队里，学了一个理发的手艺。城市里的户口，与一份固定的月薪。是当年许多人、做梦也难有的事。鲤鱼跳了龙门，她是嫁对了。改革开放后的军转民，他们又从青川的山里，迁往重庆的南坪，抵达这辈子最后的归属地。

刮头的时候，她一再感慨：时间过得太快了，自己在此搭个棚棚理发，到后来租门店经营，明年就30年了。是啊，当年在棚棚里剃胎毛的乳儿，已然娶妻生子了。“时光只解催人老。”若往回看60年也是弹指之间。所以生活要向前看，再期许十年，还感甚长。其实也如烟似水矣。

这回刮完头，我起身就取帽子。就凭老姐姐在此为人民服务30年，岂能让她再度双手递帽给我呀。

问她何时停业休息，老姐姐道：“这要看情况了。”她说的“情况”有三点：首先是眼睛要看得见；其次要看拿剃刀的手抖不抖；再就是腿脚要站得住。据此三点，有一项不行了，再好的技艺，也就该歇业了。

我当然是劝她别干了。老姐姐却不置可否。人老了有个事做，也是她的老有所为吧？

南方多竹而少见冰雪。

再说一句，“冰竹”这个店名，即是老媪的名字；诗意与画景皆有，还透着些倔强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